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七百二十三

南菁書院

儀禮正義二十六

續溪胡培翬竹村著

士喪禮第十二

鄭目錄云士喪其父母自始外至於既殯之禮喪於五禮屬凶禮大戴第四小戴第八別

錄第疏正義曰此與下既夕禮本為一篇以簡冊繁重分而為二此篇所載至卜葬日止皆在未啟殯之先故鄭

云士喪其父母自始外至於既殯之禮也云士者以禮記襍記喪大記諸篇所言喪禮多君大夫士並陳此篇則專言士

之喪禮故以士名篇也賈疏云天子諸侯皆有士此當諸侯之士據鄭注喪大記士沐梁及大小斂陳衣與此異者每以

為天子之士則鄭意以此篇為諸侯之士禮明矣姜氏兆錫曰士喪禮是士自外而子為之喪之禮以下文外于適室復

以爵弁推之可見所謂葬用外者之爵也舊乃謂士喪其父母之禮失之矣吳氏紱曰此主有位之士其子喪之禮至

士之父母妻長子外喪之從同仕勇而已者禮亦如之若未仕之士未必有赴于君君弔之事而其他亦或從殺矣今案

古者士之子恆為士士之父亦士也下記云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外賈疏據此謂妻與長子二者亦依士禮

則士之父母外自用士禮明矣吳氏說較為周備賈疏又謂記不云父者以其經主于父外故記不言父此說非也案記

云赴曰君之臣某舛卽指父言以士之父亦君之臣也云喪
於五禮屬凶禮者周禮大宗伯云以凶禮哀邦國之憂卽
云以喪禮哀舛是也各本凶下無禮字據集釋增小戴第
八先大夫僕齋先生三禮目錄校證云據士冠禮疏當作第
十三第八乃士虞禮臧氏庸本徑改爲小戴第十三○禘記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於是乎書
鄭注云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之學
人乃復書而存之萬氏斯大曰前此喪禮已舛微孺悲之學
幾無可考故當時小斂之奠曾子云在西方子游云在東方
未成服而弔曾子則襲裘子游則裼裘負夏之反柩曾子以
爲禮子游以爲非兩賢並及聖門於禮尙未能歸一由無成
書可執也然則儀禮十七篇必謂盡出先王之舊始亦不淺
考也今案士喪禮制自周公至孔子時雖廢不行而其書尙
在故孔子得以教孺悲非孔子作之也萬氏據此遂謂十七
篇非先王之舊過矣至曾子子游之異議由當時喪禮久廢
不講非無成書也然周公制禮當有天子諸侯大夫之喪禮
今惟士喪禮首末完具次第井如而天子諸侯大夫禮散見
於傳記者多不全備故謂士喪禮之書由孺悲之學而存則
可以士喪禮爲非先王之書則不可耳

士喪禮舛于適室輿用斂衾

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
寢焉疾時處北牖下舛而遷之當

牖下有牀衾衾覆也斂衾大斂所并用之衾衾破也小斂疏正義
之衾當陳喪大記曰始外遷尸于牀衾用斂衾去舛衣張氏識
曰注疾時處北墉下陸氏釋文作庸云牆也本亦作墉張氏識
誤從釋文作庸李氏集釋同宋嚴州刻本明徐本敖氏通典通
解俱作墉毛本誤牖又注舛而遷之當牖下嚴本徐本釋文通
典集釋通解楊氏敖氏俱作當毛本誤南阮氏校勘記云據疏
內稱北牖南牖者非一似可兩通今案校勘記之說非也下篇
記云寢東首于北墉下又云設牀第當牖鄭俱本此為說知作
墉作當者是禮經釋例曰室在堂後南有牖北惟牆無牖也庶
大夫以上皆同詩幽風七月塞向墉戶毛氏傳向北出牖也庶
人華戶然則北牖蓋庶人之室士大夫不爾也案北牖燕寢亦
有之宗廟正寢之室則無任氏啟運宮室考云或以為室北有
牖非也惟私室有北出小牖亦據詩塞向為說私室即謂燕寢
也段氏玉裁曰凡室之北有墉無牖郊特牲云薄社北牖使陰
明也此可證宗廟正寢之牖不北矣今案士昏禮婦盥饋席于
北墉下鄭注墉牆也室中北牆下又婦廟見席于北方鄭注北
方墉下是北唯墉無牖諸說甚確禮記喪大記寢東首於北
牖下鄭注或為北墉下釋文牖舊音容知或本作墉為是作牖
誤也論語伯牛有疾自牖執其手皇侃義疏云牖南窗也君子
有疾寐於北墉下東首今師來故遷出南窗下案皇疏言北壁
足為北墉之證實勝賈孔疏朱子集注作北牖下亦承疏文之
譌誤耳禮記檀弓坊記俱有飯於牖下之文惟室南有牖北無

隔室內止有一牖故言牖下卽知其處不必分別南北也下經云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又乃襲三稱節注亦云當牖則作當爲是作南誤矣注云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焉者案自天子至士皆有正寢燕寢詳士昏禮燕寢常居之所正寢唯齊及疾乃居之檀弓云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鄭注內正寢之中是也正寢天子諸侯謂之路寢大夫士又謂之適寢下篇記云士處適寢此云適室卽適寢之室也但經言適室不言適寢者以寢是大名統堂室與房言之此士之臥在室內又下沐浴含襲小斂亦在室行之故言室不言寢也記云有疾疾者齊注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此注云疾者齊故於正寢焉是推言居正寢之由禮記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外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外於寢鄭注言外者必皆於正處也是外於適室所以正其終兩注相兼乃備春秋莊公夢于路寢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僖公夢于小寢左傳卽安也穀梁傳小寢非正也是也云疾時處北墉下外而遷之當牖下者當值也言疾時處室之北墉下外則遷之當室之牖下也墉必言北者以室中東西北三面皆有墉故須言北以別之若牖止有一不須言南也下記云遷尸注徙於牖下也亦不言南此注因經不言遷尸故據記補之云有牀衽亦據記言也記云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注衽臥席卽下莞上簟是也云幬覆也斂衾大斂所并用之衾衾被也小斂

之衾當陳者案說文幬覆也衾大被也毛傳衾被也賈疏云外
必覆之爲其形褻經直云斂衾不辨大小鄭知是大斂衾者以
是時小斂之衾當陳故不用小斂衾而用大斂衾也下經襲訖
云幬用衾亦卽此衾也至小斂訖大斂之衾當陳則用夷衾覆
尸下經男女奉尸俛于堂幬用夷衾注夷衾覆尸柩之衾也是
也喪大記云君大夫士皆小斂一衾大斂二衾今始外用大斂
一衾以覆尸及大斂時兩衾竝用故云大斂所竝用之衾也引
喪大記曰始外遷尸于牀幬用斂衾去外衣者見幬用斂衾在
遷尸之後且覆之以衾以便去外衣也彼注云外衣病時所加
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黃氏榦曰復而後行外事則幬
用斂衾當在復之後然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竝作則亦初
無先後之別今依經文朱氏軾曰未復不當用斂衾吳氏廷華
曰未復亦不當去外衣今案喪大記云唯哭先復復而後行外
事彼注云復而不蘇可以爲外事是復時方望其生豈有先加
以斂衾之理又喪大記注以去外衣中有復衣則鄭意亦以幬
用斂衾爲在旣復之後矣檀弓云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竝
作蓋謂此數事竝于始外之日爲之耳非謂無先後之別也據
孔疏云自復以下諸事竝起則復自在先惟此篇敘始外甚略
不載設牀遷尸諸事故以幬用斂衾括之王氏士讓糾解云幬
用斂衾當在旣復之後經以去于適室先之立文不得不然要
之初外卽復復後乃幬用斂衾耳喪大記有疾病廢牀之文詳
下記○禮經釋例云凡始卒于室小斂後則奉尸于堂大斂于

阼階上殯則于西階上案土喪禮外于適室是始卒於室也又云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此小斂之席也在室中故曰戶內又云設牀第于兩楹之間此小斂後夷尸之牀也在復者一人以堂上故曰兩楹之間也餘詳下記大斂于阼下

齋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扱領于帶

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諸侯

則小臣爲之齋弁服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簪連也

疏正義曰復者人子不忍於其親

弓所謂復盡愛之道是也據襍記云復西上則復者不止一人鄭注謂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此云復者一人士禮也以齋弁服者士冠禮陳三服以齋弁服爲上李氏如圭儀禮集釋曰凡復皆用外者之上服喪大記曰君以卷夫人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纁衣士以齋弁士妻以稅衣鄭注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袞則夫人用褱衣而侯伯以鷩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纁赤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徐氏乾學曰稅衣卽祿衣襍記曰復諸侯以袞衣冕服齋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袞衣素沙下大夫以纁衣其餘如士孔疏下大夫以禮衣者是下大夫之妻所復禮衣也其餘如士者謂祿衣如士之妻周禮夏采天子復以冕服是復皆用外者之上服也簪裳于衣謂連綴其裳于衣使合爲一以便何也左何之者左爲陽何俗通作荷古作何沈氏彤儀禮小疏曰說文何僮也臣鉉

等曰儻何卽負何也凡儻何負何皆在肩背敖云左手何之張
云左臂何之皆非廣雅釋詁拔插也王氏疏證曰插而拔捷古
通用爾雅釋器扱衽謂之襍郭注扱衣上衽於帶此云扱領于
帶盛氏世佐儀禮集編曰領奮弁服純衣之領也帶復者之帶
也復者以左肩何奮弁服而插其領於己之帶閒以固衣而登
梯也復時旣不用冠則帶鞞之屬皆不用可知張氏以帶爲復
衣之帶非吳氏紱曰簪裳又扱領防遺脫也經不言復者何服
下記云復者朝服褻大記同注云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者
言士之復者以有司爲之蓋隸子弟私臣之屬鄭注三禮多解
復爲招魂復魄孔穎達云招魂是六國以來之言故楚辭有招
魂之篇禮則云復今案此說非也下經云北面招以衣則禮固
言招矣凡人形體謂之魄其精氣謂之魂禮運云體魄則降知
氣在上知氣卽魂也昭七年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
曰魂是形魄具而魂氣附焉則生形魄存而魂氣離焉則外楚
辭所謂魂魄離散也郊特性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檀弓
曰魂氣則無不之也人始死魂氣猶存故孝子欲招之使復附
於魄以生是以有復之事故解復爲招魂復魄也後世大招招
魂之辭蓋本禮經以爲名云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者周禮有
夏采祭僕隸僕皆掌復事故云之屬詳下云諸侯則小臣爲之
者喪大記云小臣復鄭注小臣君之近臣也孔疏據此謂大夫
士以下復亦用近臣今案此小臣係與周禮大僕祭僕同官者
非內小臣周禮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是

其職親近于君故亦云近臣與喪服傳所謂近臣闕寺之屬別
云爵弁服純衣纁裳也者見士冠禮云禮以冠名服者此復者
但以衣裳招而不用爵弁今經不云純衣纁裳而云爵弁服是
以冠名服也云簪連也者據釋名簪本為連冠於髮之名今連
裳於衣亦名為簪又集韻簪或从蠶作簪一升自前東榮中屋
切經音義引通俗文綴衣曰蠶綴亦訓連也
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降衣于前北面招求諸幽之義也皋
反也降衣下之也喪大記曰疏正義曰周禮夏采大喪以冕服
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綬復于四
郊祭僕大喪復于小廟隸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檀弓曰君復
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鄭注謂尊者求之備也士禮
但復于寢而已此云升謂升適寢之屋也榮詳士冠禮東榮西
榮之前為南其後為北云升自前東榮者謂自東榮之南以升
也喪大記曰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鄭注
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士亦
未必有狄人之官當使隸子弟設之中屋屋脊之上聲高則遠
聞也北面招以衣即下記所云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也曰皋
某復三謂呼舛者之名而令其來復三即喪大記所謂三號也
禮運曰及其舛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喪大記曰升自東榮
中屋履危北面三號諸文有詳略而義同鄭注喪大記云升東
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靈危棟上也號若云皋某

復也孔疏三號號呼之聲三徧也必三者一號於上冀神在天
而來也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也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
閒而來也降衣于前前謂南檐也降衣如魂之降也喪大記曰
捲衣投于前蔡氏德晉禮經本義云捲衣自前投下蓋前爲陽
冀生氣之來也王氏士讓儀禮紉解云降只言衣不云弁與裳
者弁不以復裳連於衣降則俱降又案襍記曰諸侯行而外於
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綬復大
夫士臥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綬復如於館外則其復
如於家喪大記曰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
乘車之左轂而復是皆言復之變禮也注云北面招求諸幽之
義也鄭注鬼神處幽闇孔疏言鬼神處在幽闇故望幽以求之
北方是幽闇復者北面求鬼神之義云皋長聲也者文選西京
賦神皋薛注皋接神之聲禮運孔疏皋引聲之言引亦長也云
復反也者詩我行其野篇言歸思復毛傳復反也云降衣下之
也者言復者何衣升屋今自屋下之也引喪大記者證某爲歺
者之名喪大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鄭注婦人不以名
行孔疏殷以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
且字矣大夫士稱名婦人並稱字喪服小記曰復與書銘自天
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
書氏鄭注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禮天
子崩復曰皋天子復諸侯夢復曰皋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

據鄭云其餘則同是卿大夫以下周亦稱名矣曲禮曰天子崩復曰天子復矣諸侯復曰某甫復矣是鄭所本也孔叢子曰衛將軍文子之內子外復者曰皋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今案喪服小記疏云復則婦人稱字此云書姓與伯仲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是書銘也孔叢子謂復稱姓氏不足據

尸受者受之於庭也復者其一人招則受衣亦一人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作篋釋文集釋俱作篋陸氏曰本或作篋石經考文提要定作篋云喪大記注司服以篋待衣於堂前可證今案周禮夏采注引此文亦作篋當從篋為是注云賈疏云鄭知受之於庭者以其降衣簷前受而升自阼階明知受之於堂下在庭可知云受衣亦一人以上經云復者一人決之也云人君則司服受之者周禮司服職曰其其復衣服是復時衣司服共之則亦司服受之也喪大記曰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是也士未必有司服之官當亦隸子弟私臣之屬受之耳云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者據喪大記云復衣不以衣尸不以斂此云衣尸者蓋暫覆之謂若得魂反而依於衣也吳氏紱曰受用篋以為魂之所依不可徒手受慎之也以衣尸者欲魂附衣復於體魄而更生也若覆之而不生則俟浴時竝此衣去之鄭注喪大記云不以衣尸謂不以襲也浴而去之又注去外衣亦兼復衣言也阼階主人平日所升之階故敖氏

云升自阼階復者降自後而榮不由前降不以虛反也降因徹

象其反也復者降自後而榮西北屏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

也自是疏正義曰降自後而榮謂從西榮之後以降也而榮之

行外事疏後即而榮之北也喪大記曰降自西北榮孔疏不正

而面西北者因取而北屏為便也注云不由前降不以虛反

也者言復望得魂反今魂不反是虛反故不欲由前降武山後

降也今案鄭此說未然此時復者方降衣於前俾受者覆尸以

冀其生豈在屋上即逆意其不生而不由前乎蓋復者之降由

後示與升相變亦為徹而北屏便也敖氏云降於此者與升時

相變也下文設奠之類升降異階者其義皆然云降因徹西北

屏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也此說亦非喪大記曰甸人取所徹

庶之西北屏薪用爨之孔疏爨然也甸人取復魄人所徹正寢

面北屏以然竈煮沐汁也謂正寢為廟神之也舊云屏是屋簷

也熊氏云屏謂西北隅屏隱之處今案復者徹西北屏亦是求

其生沈氏形曰西北屏乃室隱闇之處徹之者去其蓋蔽以通

神也降衣于前不知魂之反不反故又徹西北屏意魂或自此

而反也然則北面招者求諸幽徹而北屏者通諸幽也鄭謂若

云此室凶不可居然則是方冀其生而即致外之不誠甚矣豈

招魂復魄之意邪至喪大記云取所徹屏薪用爨之者本非為

用爨而徹乃既徹則用以爨無用之用也故用時謂之薪而徹

時不謂之薪吳氏紱曰徹屏者欲其神

自上而下二說實勝注義沈說尤詳善

儀禮正義二十六

六

右始炊復

楔齒用角枳為將含恐其**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復者猶冀其
堂事外之初事也喪大記曰小臣楔齒用角枳綴足用燕几君
大夫士一也周禮玉府大琥其角枳自天子至士同用角枳矣
角枳以楔齒故又名為楔下記云楔貌如輓上兩末詳後注
云為將含恐其口閉急也者案周禮注鄭司農云角枳角匕也
以楔齒合可飯含禮記孔疏云楔柱也枳以角為之長六寸兩
頭曲屈為將含恐口閉急故以枳柱張尸齒令開也賈疏云此
角枳其形與扱醴角枳制別故屈之如輓中央入口兩末向上
案枳狀如匕本有兩末之形非屈之使然下綴足用燕几是平
日常用之几則角枳亦是平日常用之物緣始外不能猝辦綴
喪器故皆以生人之器為用賈謂與扱醴角枳制別恐非綴
足用燕几綴猶拘也為將屨恐其**疏**正義曰檀弓云毀竈以綴
綴外人足令直可著屨也案此殷禮周用燕几燕几燕居常用
之几也注云綴猶拘也者謂拘束其足也云為將屨恐其辟
戾也者辟戾不直也為尸應著屨恐足辟戾故用燕几綴拘之
令直也下記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持之注校脛也尸
南首几脛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戾矣張氏爾岐云几兩頭有
脛並掛兩足於兩脛之間以夾持之是也云今文綴為對者古

今文疏義云綴正字對聲近假借字鄭以下
記及禮記字竝作綴故從古文餘詳下記
奠脯醢醢酒升自

阼階奠于尸東鬼神無象設疏正義曰奠脯醢醢酒者檀弓曾

注不容改新孔疏始外未容改異故以生時皮閣上所餘脯醢

以為奠也下記云若醢若酒注云或卒無醢用新酒是醢酒止

用其一為始外促急不備敖氏以醢酒具有為四物與記不合

盛氏世佐秦氏蕙田皆辨之升自阼階奠于尸東者禮經釋例

曰凡奠于堂室者陳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敖氏曰此時尸

南首東乃其右也奠於其右若便其飲食然記曰卽牀而奠當

用吉器注器未變也亦是不可改異之意注云禮始於飲

食詩曰神嗜飲食故設奠以為鬼神憑依之所劉熙釋名云喪

祭曰奠李氏如圭云是謂始外之奠自始外至葬之祭曰奠不

立尸奠置之而已朱子曰自葬以前皆謂之奠其禮甚簡蓋哀

不能文而於新外者亦未忍遽以鬼神之禮事之也張氏爾岐
曰喪禮凡二大端一以奉體魄一以事精神楔齒綴足奉體魄
之始奠脯醢醢事精神之始也禮經釋例云若然則葬乃奉體魄
之終祭乃事精神之終也荀子曰葬埋敬藏其形也祭祀敬事
其神也○禮經釋例又云凡始卒小斂大斂朝夕哭朔月帷堂
薦新遷柩廟祖大遣皆奠案士喪禮始卒奠脯醢醢云云帷堂
事小疏正義曰檀弓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
說也疏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方氏慤曰人外

斯惡之矣以未設飾故帷堂蓋以防人之惡也小斂則既設飾矣故徹帷若是則帷堂之禮爲舛者爾豈爲生者哉而仲梁子以謂夫婦方亂故帷堂失禮意矣盛氏世佐取方說今案鄭注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褻之言方亂非也是仲梁子之言鄭氏已非之矣尸未設飾未襲斂也注云事小訖也者張氏爾岐曰以此時尚未襲斂暫帷堂以爲蔽故云事小訖今考此篇自始奠帷堂之後三云徹帷大斂帷堂之後一云徹帷君使人弔徹帷君使人弔徹帷此二者皆一層卽下雖云徹而未嘗徹以弔弔之之後不更云帷堂也及小斂云卒斂徹帷至大斂復云帷堂是小斂後之徹帷乃全徹去故曾子與仲梁子俱云小斂而徹帷也然小斂大斂俱是飾尸故將大斂復帷堂及大斂訖云卒斂徹帷以後不更帷堂矣檀弓經但言小斂而注云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褻之實兼大斂言之鄭氏之於禮精矣大斂後所以不更帷堂者以尸已斂於棺殯於肆也茲因姜氏兆錫論帷堂徹帷之義未詳析故特考之又襍記曰朝夕哭不帷鄭注緣孝子心欲見殯肆也旣出則施其屨鬼神尚幽闇也似大斂後仍有帷者案此是帷柩非帷堂喪大記曰士殯見衽塗上帷之鄭注帷之鬼神尚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是柩旣殯之後於殯旁帷之與帷堂異故雜記又云無柩者不帷鄭注謂旣葬也棺柩已去遂去帷是也又檀弓曰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鄭注禮朝夕哭不帷蓋謂朝夕哭時當暫去帷以見殯肆而敬姜之哭穆伯仍帷之不去故檀弓以爲非古也此皆

既殯帷之之帷
非謂帷堂也

右楔齒綴足奠帷堂

乃赴于君主主人西階東南而命赴者拜送赴告也臣君之股疏肱耳目外當有恩

正義曰赴于君者使人告於君也其辭詳下記禮記曰士計於國大夫曰某外計於士亦曰某外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

臣某外計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外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外此經唯言赴于君者舉其重者以該之也檀弓曰父兄

命赴者父兄謂諸父諸兄也此謂始外主人方昏督故赴告姻族朋友則父兄命之若赴告於君必親命而拜送之者敬也鄭

彼注分別大夫士計於同國他國之辭見於禮記者詳矣敖云古

人赴之大夫士計於同國他國之辭見於禮記者詳矣敖云古

者大夫士赴告之禮唯止於其君非又案大夫士之喪同國則赴異國則否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故也

士亦皆赴恐是春秋以後之禮非古也今案主人西階東命赴者喪大記曰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衽附心降自西階以由西

階降故即在西階東命之亦不忍當主位之意南面者方氏苞曰以赴者必南行拜送宜鄉之也

赴走告也襍記作計注云或皆作赴赴至也臣外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是也注義相兼乃備云臣君之股肱耳目者見虞書